

西村京太郎／著 林立秋／译

# 天使的伤痕

江戸川乱歩

推理文学奖作品



# 天使的伤痕

西村京太郎/著 林立秋/译

RB451 / 12

工313.4  
1133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本书由日本讲谈社独家授权唯一中文简体版。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。

## 天使的伤痕

---

著 者[日]西村京太郎

译 者 林立秋

责任编辑 罗 涛

封面设计 海 欧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8

字 数 193 千字

2000 年 5 月第一版 2000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 1-10000 册

---

ISBN 7-221-04351-8/I·1053

定价:60.00 元(全四册,本册 15.00 元)

# 目 录

序 曲 .....	(1)
第 一 章 阳光下 .....	(2)
第 二 章 涂 鸦 .....	(19)
第 三 章 安琪儿·片冈 .....	(35)
第 四 章 安琪儿酒吧 .....	(53)
第 五 章 笔迹鉴定 .....	(76)
第 六 章 天使的影子 .....	(97)
第 七 章 底 片 .....	(113)
第 八 章 陷入疑惑 .....	(133)
第 九 章 北地风光 .....	(148)
第 十 章 稻草人与海苔寿司 .....	(172)
第 十 一 章 A. B. C. ....	(196)
第 十 二 章 事件的核心 .....	(222)
尾 声 .....	(252)

## 序 曲

他长久以来一直在考虑着这个问题。愤怒与憎恶、悲伤与绝望在他的心底交织。

他的手中握着一把手枪。他感到犹豫不决，不晓得该将枪口朝向自己抑或他们。

当愤怒与憎恶高涨之际，他不禁想要杀死他们。他们曾经杀害了他的伙伴，而且未受到任何惩罚。正义到底何在？而他们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也丝毫无意弥补。他想要替天行道，惩罚他们。他认为自己有这种权利。

这不是单纯的复仇，而是为了伸张正义。

然而，当悲伤与绝望袭来之际，他也曾考虑过自杀一途。只要将枪口朝向自己并扣下扳机，那么一切便告结束。他痛恨他们。可是，他们却是他的同胞，而且他内心的良知也并未泯灭。

他为自己的天生聪明感到可悲。倘若自己比一般人鲁钝，便不会如此烦恼了。

他的视线落在手枪上。自己当真有勇气扣下扳机吗？他凝视着自己的手。他认为自己有扣下扳机的勇气。仅仅是个扣扳机的简单动作，他应该做得到。当他考虑至此，一抹黯然的自嘲浮现在他的脸上。

他感觉到自己的身躯微微颤抖。他不晓得这是憎恶抑或恐惧使然。

突然间，泪水爬上了他的脸颊。

第 一 章

阳光  
下

1

十一月十五日，星期一。

对田岛而言，这天是个睽违已久的休假日。自从成为社会版的记者之后，经常忙着采访新闻事件，因而计划中的休假日大多泡了汤。

老早以前他就向总编辑提出了在十五号这天休假请求。他不希望这次的休假日泡汤，因为他已经和山崎昌子订下了约会。

昌子是京桥附近某商社的女职员。她的休假日固定在星期日，但是田岛的休假日却没个准，所以两人一直找不到机会约会。田岛事先向她说过，请她在十五号这天向公司请个假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田岛暗自期盼，千万别发生任何紧急事件，破坏了这个难得的休假日。

田岛有心想和昌子结婚。虽然两人才认识不久，但交往期间的短暂并不构成任何问题。

最让田岛中意的是昌子的天生丽质。然而，昌子绝非时装模特儿那种皮包骨的瘦美人。今年夏天两人一道去海边戏水时，身穿泳装的昌子竟然十分健美，让田岛颇感惊讶。

昌子不是东京人，而是出生于东北的农家女。套一句她自己的话，她的家乡是“每到冬天便有熊、狸出现在住家附近”的偏僻村落。

## 天使的伤痕

---

昌子趁着姊姊与地主之子结婚的机会来到东京。那是四年前的事情，当时她十九岁。

“所以我的乡音还改不过来，真讨厌！”

昌子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，不过，田岛倒不觉得她的口音有什么难听，根本就无须挂心。

听到田岛这么表示，昌子便开心地笑着说：“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全是姊姊的功劳。”

据昌子说，她姊姊从她小时候起便一直叮咛她改正口音。昌子说，姊姊的一贯论点是若想去东京，最好改掉乡下口音。

昌子还经常说起有关姊姊的种种。大概是因为双亲亡故，姊妹俩相依情深的关系吧。有一次，昌子还提起“姊姊曾救过我一命。”田岛并未追问其中原委，但心里明白昌子对姊姊的崇敬似乎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。

“我是个守旧的女人。”

昌子会说出这句话，或许也是受到姊姊的影响。

田岛并不讨厌守旧型的女人。与轻佻的现代少女相较，守旧型的女人要好多了。况且，昌子看起来并不像她自己所说的那般守旧。她不但具备了新知识，性格上也不优柔寡断。

## 2

幸好并未发生任何导致休假泡汤的突发事件。就连原先担心的下雨也没出现，反倒是个秋高气爽的晴朗天气。



## 第一章 阳光下

上午十点，田岛如约抵达新宿西侧出口的京王线乘车处，见到昌子已经早一步到达。

在十月间，新宿车站经常挤满了赴郊外游乐的人潮，但只要一迈入十一月，尽管气温并无多大差别，出游的人潮却一下子减少了许多。说来也难怪，日本人原本就是死刻板板的，甚至连服装换季也是固定在某一日期，根本不管天气到底是热还是冷。再加上今天是个要上班的平常日子，所以剪票口及售票口皆是一片冷清。

田岛暗自庆幸这是个要上班的日子。每天在人潮中摩肩接踵地挤来挤去，早就让他感到难以忍受。

“我已经买好车票了。”昌子拿出两张车票说道。

田岛每天为工作忙得团团转，没有空安排郊游健行的节目，所以只提出“安静的场所”这么一个条件，其余则委由昌子全权安排。

“你打算带我去什么地方？”

“圣迹樱丘。”

“我没去过，但知道地名，好像是跟明治天皇有关的一处地方吧？”

“老实说，我也不太清楚。”昌子缩了缩脖子答道。

她今天穿了一件毛衣搭配一条宽松长裤，因而这个动作让她比平常更显得孩子气。

“我看了一下站名，觉得这个站名最浪漫，所以就买了车

## 天使的伤痕

---

票。”

“你真没责任感啊。”田岛莞尔答道。

“不过，在一个陌生的车站下车倒也有趣。”

“我可是问过服务处的人呢，只不过是买了车票之后才问的。”

“结果呢？”

“说是那里有一座约两百公尺高的三角山。山虽然不高，但视野良好，听说是适合上班族攀登的一座山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对缺乏运动的上班族而言，两百公尺左右的山最合适，是吗？”

田岛不禁露出苦笑。的确，对自己的体能，他已经丧失学生时代的那种自信了。

这是他半年来第一次搭乘京王线的列车。前些时候还在动工的这处工地盖起了一栋五层楼的建筑，而地下室便成了月台。在日光灯的照射下，亮晃晃的月台令人产生一种豪华的感觉，然而，却也让人无法感受到赴郊外出游的心情。或许是因为驶往郊外的电车跟一般的通勤电车没啥差别之故吧。

通过剪票口之后，田岛才注意到昌子拎着一个布制的手提袋。他不知道这种袋子有无特别的名称。他往袋中瞄了一下，闻到里头散发出面包和海苔的香味。中午的便当也是委由昌子一手包办。

车厢内空空荡荡。刚开始时，还以为是在搭乘平常的通

勤电车，直到驶过调布一带，车窗外才出现杂木林及早田，有了些郊外的气氛。

约过了三十分钟，电车抵达圣迹樱丘车站。

这是一处稻田环绕的孤寂小车站，一踏出车厢，便可见到月台上竖立着各种土地分割出售的广告招牌，显然这一带也遭到土地炒作热潮的波及。步出剪票口后，便见到一条狭长的商店街横在车站前。其实称之为“街”未免过于夸张，整条街其实只有相片冲洗店、餐馆、面馆及土地仲介公司等四家商店。

田岛在相片冲洗店购买了备用底片。店老板告诉他，越过平交道后往前直走，便可到达多摩川的河床，接着又说：

“但是河边盖了许多杂乱的房子，就算你去了也不会觉得好玩。”

相较之下，车站周围倒是一户住家也没有，或许是因为地价的关系吧。田岛记得自己曾在某本书中读过，说一旦地价高涨后，车站的周围便会出现甜甜圈型的空地。

“三角山呢？”田岛问。

“山的方向跟河川正好相反，约走两百公尺便可见到一座小山。原先的名字是叫做‘和田山’，因为山的形状呈三角形，所以本地人便称之为‘三角山’。山虽低，但视野景观却很好。”

“就是那座山。”昌子在一旁插嘴道。

## 天使的伤痕

---

依照相片冲洗店老板所指引的方向往前走不久，两人便来到一条宽阔的柏油路。路旁竖立着巴士站牌，似乎是有巴士经过这条路，但却久久不见有车开过。此地的巴士发车间隔时间恐怕是每小时只有一班吧。

沿着柏油路走了一阵子，道路两旁的杂木林便多了起来。渡过一座小桥后，见到一间警察派出所。派出所门口的招牌上写着“南多摩警察署关户派出所”。从“关户”这个名称来判断，这一带在古时候或许是北条氏的关卡所在地。

在道路的左侧可见到一座矮山，路旁竖立着一根“三角山人口”的路标。有一条小径从柏油路分岔而出，通往那座山。

那是一条尘埃飞扬的干燥小径。小径两旁全是杂木林及梯田，刚收割完的梯田中见不到勤劳农夫的踪影，只有脏兮兮的稻草人兀自竖立在田里。

眼见四下无人，昌子便将身子挨了过来，和田岛牵起了手。

“这样不好走路啊。”田岛苦笑道，当然这只是嘴上说说，他的手已经将昌子的身体搂了过来。

四周一片静寂，连一丝风也没有，只有晚秋的阳光兜头兜脸地洒下来。与其说是暖和，倒不如说是有些暑热。

昌子一面走着，一面将头依偎在田岛的肩膀上。阳光的味道和发香直扑田岛的鼻腔。或许是意识到此时只有两人独处，所以昌子才变得大胆起来。

## 第一章 阳光下

步行约十分钟后，两人走到一处岔路口。这里已看不到梯田，周围只剩红叶斑斓的杂木林。

根据路标，往右是通向山顶的捷径。于是两人依照路标的指示转向右边的山路，走着走着，山路逐渐变得细窄，两人仿佛穿梭在枝叶茂盛的杂木林隧道中。

这是一条林荫隧道。每走一步，脚底下便响起枯叶的声音。树枝恣意横生，一不小心便有柔软的树枝反弹到身上。两人再也无法悠闲地手牵着手前进。狭窄的山路也不容许两人并肩而行。

“我在前面开路吧。”田岛说道，然后捡起一根枯枝，一面拨开垂在眼前的树枝及蔓藤一面往前走。

路标的指示似乎有误。然而，山路既然是往上，似乎也没道理认为它不是通往山顶，或许两人走的是以前的旧道吧。

“你的家乡是类似这种地方吗？”

田岛一面前进，一面开口询问跟随在身后的昌子，但却未听见回答的声音。他停下脚步转头一看，只见昌子蹲在自己身后约五公尺之处。

“怎么了？”田岛问道。昌子依然蹲在地上，手中扬起一只脱下来的鞋子。

“石头跑进鞋子里，不过我已经取出来了。”

树上的红叶映照在昌子的白色毛衣上，将毛衣的肩部染成一片艳红。

## 天使的伤痕

---

田岛举起相机,按下快门。由于里头装的是彩色底片,只要拍得好,相片中应该会出现毛衣的雪白与红叶的火红这种美丽的对比。

昌子套上鞋子后,走了过来,嘟起小嘴说道:

“讨厌哪。”

接着又娇嗔:

“怎么拍人家正在脱鞋子的镜头……”

“我不是因为你的姿势滑稽而拍照。”

田岛急忙辩解。听到是想要拍出色彩对比之美,昌子似乎才勉强接受了田岛的说词。

林荫隧道继续向前延伸,当狭窄的山路变得较为宽阔时,四周也突然变得明亮起来。

遮盖在头顶上的树枝不复出现,阳光尽情地洒落下来。视野霎时开阔起来,右手边是一道缓坡,可眺望到京王线的铁轨像两条延伸的银色线条,另一侧则是蜿蜒曲折的多摩川。

“在这里稍歇片刻吧。”

田岛开口对昌子说道,就在此刻,从两人来的方向突然传出男人痛苦呻吟的叫喊声。

### 3

田岛吃惊地往叫声传来的方向望去。然而,弯弯曲曲的山路和浓密的树林挡住了视线,所以什么也看不到。

昌子的脸色也变得苍白。

当田岛正想举步朝叫喊声的方向走去之际，突然间又传来一阵树枝摇晃的声音，而且那声音越来越近。

“我怕！”

昌子低声说道，紧紧搂住田岛的胳膊。

突然间，一个男人冲到两人面前。那是一个中年男子。

男人的脸孔因痛苦而扭曲，双手像求救般地往前伸出。

田岛发现男人的胸前插着一把像是短刀的利器，鲜血由男人身上那套典雅的暗灰色西装上渗出。

昌子发出惊叫声，将脸孔埋在田岛的胸前。

田岛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，只能护着浑身发抖的昌子，同时凝视着那男人。

男人张开嘴似乎说了些什么话。然而，却是语不成声。

男人踉踉跄跄地走到田岛面前约五公尺处，似乎力气已经用尽，整个人突然瘫软下去，滚落到小路右侧的山崖下。

山崖下传来山白竹的沙沙声响，一会儿以后，声音便静止了。

当男人的身影消失在眼前的那一瞬间，田岛的记者本性突然蠢动了起来。

田岛将依附在自己身上的昌子拉开，伸出头往山崖下一窥究竟。男人的躯体挂在半山腰的树根上。从上头望下去，看不出男人是否已经断气。

## 天使的伤痕

---

田岛望着昌子。昌子眼神看起来一片茫然。她那毫无血色的脸孔与其说是苍白，不如说是惨白。

“你振作些。”田岛摇着她的肩膀说道。

“嗯。”昌子呻吟似地应了一声。

“我到下头去看看。”田岛将手搁在昌子的肩上说道。

“你站在这里别动，万一有什么事，立刻叫我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没什么好怕的。”

田岛刻意露出笑容，然后带着相机攀下长满山白竹的山崖。

山白竹的黄色叶片上沾附着线条状的血丝。

一接近那男人，便闻到一股强烈的血腥。田岛抱起那男人，叫了一声“喂！”，男人微微睁开眼睛。然而，也不知道那男人布满血丝的眼睛是否能看到田岛的身影。

男人扯动了一下嘴巴。田岛将耳朵凑近，隐约听到一声“天是——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田岛在男人的耳畔喊道，但没得到回答。这时他才发现，男人已经死了。

田岛抓紧树枝站了起来，俯视着已经断气的男人。

男人的心脏部位插着一把短刀。那短刀不同于一般的刀子，有一个圆而细长的刀柄，而且有一个类似军用刺刀的护



手。看起来是一柄手工打造的刀。行凶者似乎是用猛刺，以致整个刀刃几乎全部刺入死者的体内。

田岛举起相机。虽然报纸上绝不可能刊登尸体的照片，但既然尸体就在眼前，他忍不住想拍照。

田岛从不同角度拍了三张照片，然后再度蹲回尸体旁。男人的脸孔虽因痛苦而扭曲，但依然看得出是个美男子，年龄约莫三十五、六岁。

男人外衣上的钮扣大概是在滚落山崖时脱落的，衣服内袋上方绣有“久松”二字。只要这套衣服不是借来的，那么这男人的姓氏应该就是“久松”。

田岛在独自沉吟之际，突然担心起昌子。刺杀这个男人的凶手应该已经逃之夭夭，但如果尚未逃逸，那昌子恐怕就危险了。

“昌子！”

田岛出声呼喊，但未听到回音。

田岛顿觉狼狈不堪。

他急忙冲上崖顶。

昌子正蹲在原地，用手掩住面孔。田岛走了过去，将她抱起来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昌子点点头，仰起脸孔。那张脸依然苍白之至。